

T 4686/4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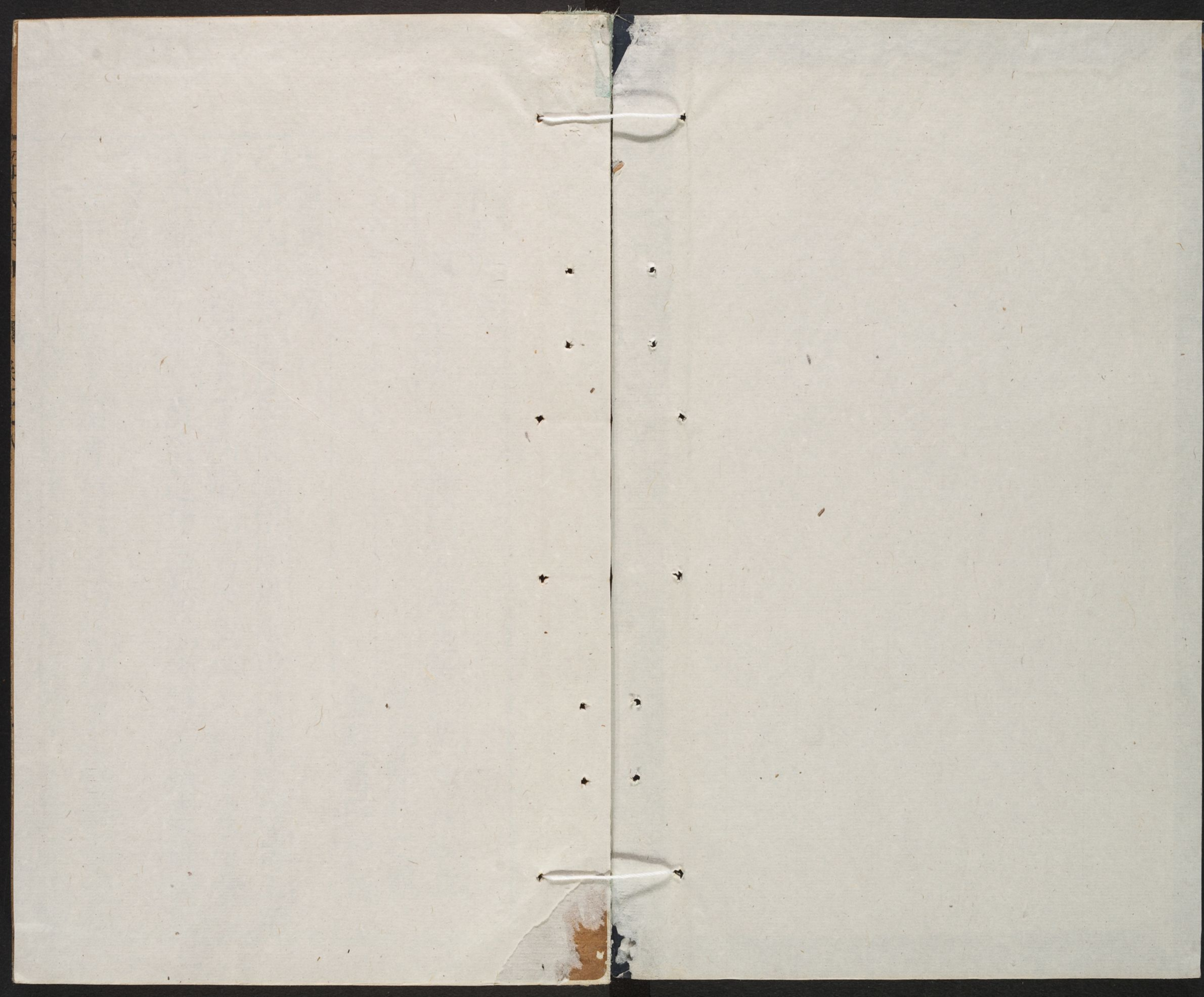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宋史卷之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辛未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為工部侍郎。○癸酉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庚辰遣使齋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偽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

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脩城。非今所宜。况軍士疲勞已甚。苦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眞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謚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丁亥命天下立社學。○改光祿寺爲光祿司。○二月癸巳定外夷山川之次。

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旣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蠟。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旣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

庚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

勿赦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  
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  
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  
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  
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  
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  
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宜爲朕  
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  
罪之。

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  
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  
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  
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  
書省造之。

詔戶部均工夫役。計田多寡之數爲定。○命御史臺官。選  
國子生分教北方。

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  
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  
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夏四月辛卯帝幸中都改中

立府為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

樂章

初園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過深而詞藻麗遂更製之

○甲寅日上有青氣在

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潁川侯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使司詰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為江淞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為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為淞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

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勲。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二勅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赴召。舟沂桐江而西。

盧徐舫。基友也。戴山市野服。

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基。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啣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臯。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丙戌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故元廣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靈王帖木兒等十一人自大同來降。上其印章獻馬六匹。上納其馬二匹。餘命還之。賜酒醴衣服。越數日召見。復賜保咱保保綺羅及帛各十六疋。帖木兒等賜物有差。以保咱爲蒙古右衛指揮僉事。保保爲鎮撫。令往大同。招撫其屬。帖木兒與所部軍校五十八人皆居京師。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甲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甲申定行五祀之禮。

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司竈之神。設壇于御廚。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八月己亥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



毛氏亦自縊死

九月戊辰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

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己卯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趙壘等從。旣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荆

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以孔克伸爲曲阜知縣

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功德者弗登朕值胡運天更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一舉夏主氓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人神之分故天地位黔黎附其於先聖先師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神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爾克伸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其勉之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樂韶等奏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俱用太牢遣官致祭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諭侍臣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短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一藝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廉讓可以知仁善謀可以

知智果斷可以知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見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

羣臣稱賀，獻歌詩頌。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覩妖能懲，妖未必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二月癸巳，蒙古太尉訥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水結，虜必乘時入寇。

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訥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戰。及訥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訥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訥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

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  
冰爲牆以木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  
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  
間戒以聞砲卽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  
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  
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  
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唵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  
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奔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  
兵追擊至將軍山畢粟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  
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唵哈出僅以  
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

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刺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脩德進賢之道

丁巳太子諸王侍上顧謂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  
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上  
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  
可以知其內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  
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  
高明而善道日進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旣脩自  
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小肖者自去脩德進賢則天  
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乃

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貨。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慎之。起鳳陽屯田官吏。命中書省用之。

先是官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註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太安州有司獻玉匣玉簡。命瘞原所。

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人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畱傅友德屯邊。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反。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二月丙戌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三月壬申太白晝見。○巴邛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夏四月甲申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方物謝罪。

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上以良懷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刑部侍郎李浩市馬還琉球國王察度遣使上表謝恩貢方物。

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匹。硫磺五千斤。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純綺。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磁器鐵釜云。

### 丙寅定親王宮室之飾

上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道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逸

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安南陳煊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將有事方丘。以晉王妃喪。命翰林院考古制以聞。

宋濂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上然之。

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榱櫨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

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榱櫨。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卽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爲榱櫨。送之于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定命減蘭縣河州募商鹽價。

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計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

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米三斗。河東鹽減十之四。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上御奉天門諭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卽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罷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効無過此矣。○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

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

不能飲恐愆於禮。

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

上曰更

宜一觴。濂辭。

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面頰

行不成步。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

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

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

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國初爲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叅知政事。叅政入爲尚書。至是改浙江江



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  
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  
左右叅政各一人左右叅議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  
一人都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  
問一人副理問一人提控案牘一人  
陸監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以能陞江  
西饒州知府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大  
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  
州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  
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得

告者乃無賴平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  
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  
各以其家長至京辯其誣遂詔釋諸大家而誅妄告者  
以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黜莒州日照  
考滿知縣馬亮

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  
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  
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  
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  
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為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按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為益矣夫商逐末者也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其可以重斂為哉

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

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為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戊申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朶兒只班要劫之于中途死之

先是西戎朶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上以刑部主事熊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再叛意密疏論之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

中使趙成復召之還朝。鼎行至西涼打班驛。朶兒只班果叛。令酋長么哥脇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俱被害。上悼惜之。遣使葬之于黃山川。立祠致祭。仍以祿米給其家。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彝倫。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至矣。善長受厚恩。佯爲愚戇。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

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脩。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癸丑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遍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闔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

國之安危繫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已卯賜璽書勞福建叅政魏鑑瞿莊

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答一姦吏至死。上賜

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著為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違理背法繩以死無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無紀而民受枉朕嘗謂若為官臨政無馭吏

之威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詔求直言

詔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鑑之若假公濟私豈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淮安海

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人君爲天之子。天子有過中之政。則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示教。而改行脩省。求言於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使之言也。人君於是而納聽之。則天嘉其不違教命。雖怒亦轉而爲喜矣。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嘉。惟以祇懼天譴而致隆。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雉鼎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興。是皆能責已以自脩。求賢以自輔也。漢文景時。山崩地動。日食星變。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光武十五年。星孛於昴。又孛於紫宮。而東漢方隆。宋仁宗土星留參。太白晝見。地裂泉湧。不一而見。而仁宗享國最久。誠以數

君者。能祇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改其政。故天雖有異。而不爲殃也。其有移過於下。若漢成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妄殺疑似李君羨。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爲盛德之累耳。臣博考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禳之說者。終無所益。天可以誠感。而不可以自誣也。陛下大有爲之聖治。日隆而業已成。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變。以告矣。既有儆告。則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持陛下大統。欲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宸居靜念。果出於至誠。而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有以至誠之心。上答明詔哉。尤望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

取代典貝 卷之八 十九  
貸之。則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必嘉喜。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書之。以爲人君之戒。其有珥珣黑子之類。皆爲邪氣所干。變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蔽君子。夷狄凌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隙而生也。月者。太陰之精。女主大臣之象。日掩之。食傳記不書者。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爲書也。貴陽而賤陰。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蓋中國者陽也。夷狄者陰也。臣竊觀近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爲漢姓。

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番語。庶得辯認。可以酌量處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又臣前過江浦。見遷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輦轂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蒙。生育繁盛。中間豈無強詐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車之清塵。則爲陰長抗陽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紊度。各有所自。伏願陛下推類而求之。脩已之德。弭天之變。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

爲思文監丞。○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  
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  
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  
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  
雄並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  
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  
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  
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  
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  
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時刑部主事茹泰  
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

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使人誦之。再  
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事情。有益於天  
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  
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山西平遙訓  
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  
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  
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  
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  
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  
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

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

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



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使文帝盡從賈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濟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

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勸之。俱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者入於其中。則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sub>者</sub>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sub>之</sub>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

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

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惠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

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

甲午具 卷之八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剋。以脩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鏡。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十八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

窟可追。以計擒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百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

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有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

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旣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脩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

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道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

昭代典則

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致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

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

比竹與貝 卷之八  
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諭侍臣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常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常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

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自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



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

前正殿後寢殿寢殿九室主皆南向時享正殿則德祖神座南向懿祖以西皆東

○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懾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

三尺劔。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臣。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旣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

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戰慄之至。不知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  
勅有司送其出塞

以翰林編脩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為  
中書舍人三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丁巳十年春正月乙酉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笞之而怒  
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乎已  
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詎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  
不幾誤罪言者耶○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

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  
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為禮部尚書祖德政為太常少

卿二代誥詞皆上親製天下榮之○宋濂辭歸瀕行  
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上諭

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  
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

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  
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丁未高麗遣使請其故主王顥謚號不許

上以顯爲臣下所弑。已幾年矣。今始來請諡。將假朝命。鎮服其民。且以掩其弑逆之跡。所請不誠。不可與也。

擢工部奏差官張致中爲宛平知縣。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歛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

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覽而嘉之。擢爲宛平知縣。命中書省銓選官員與道里費。仍給舟車送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旣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旣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上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人士。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賢待士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羣各七。香泉設羣八。天長設羣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八

十五匹。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富。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為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牧。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符。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者不為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令脩職。毋怠所事。

吐番  
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番。

先是吐番所部川藏。邀殺烏思藏使者。鞏歌鎖南等。掠其輜重。故命愈等討之。愈等兵至吐番。攻敗川藏之衆。

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遂遣涼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五月丙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中書省臣曰。向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黜臨淄縣丞王基

基上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上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

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果道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六月丁巳。詔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

人敢言而不得言。踈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簋曰。敎我以道者。擊鼓。敎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上又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

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已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辯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

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



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頓首受命。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上卽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

之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以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詔釋山西捕獲爲盜之人

人有詰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

為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脇為盜。皆不得已。豈真為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命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瀆。○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叅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八月庚戌詔改建大祀殿于南郊。

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誠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圜

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工。

癸丑詔改建社稷壇

先是上旣更建太廟於雉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覈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禮部尚書張壽奏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

農。請罷勾龍與棄配位。而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甃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壇墻崇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壇墻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外爲周垣。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乙酉暹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辛丑命胡

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冬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初上勅工曹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至是落成。上時幸焉。時致仕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卽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乙卯熒惑犯輿鬼。○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遣使齋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是

月改作大內宮殿成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難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

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

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爲心。以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

以貪饕培剋為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為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顥既被弒。而其國數遣使入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勅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為。且問王之安否。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安南陳煒遣使來告其兄陳端卒。○進封中山侯湯和為信國公。○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察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為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二月勅中書省議減邊商鹽價。

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

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三月丁丑命吏部課考績官殿最

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夏四月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爲本部尚書○御製勅文諭祭安東沐陽二縣野鬼

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

僭忒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鬼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寃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卽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九月客星掃天井。○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誥曰朕昔微時洊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婁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齋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冬十月乙丑大祀殿成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卒。其子為李文忠。○十一月庚子。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五開叛蠻。破之。○西番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帥師征之。○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是年封皇子柏為襄王。桂為豫王。後改封橫為漢王。後改封植為衛王。後改封遼王。後改封

已未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嚶。唎。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沐英移兵討之。○已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其定。虛其中而為寰宇。

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為民立命。然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為人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即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羣書。自周以至宋元。皆著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

言之。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圍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况朕自卽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以爲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荅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荅。人情懽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土。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壇。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

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陽於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

降。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詠之。四川松州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復討平之。○召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日。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苟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

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李思迪馬懿之為也。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治

城池督理軍務○置洮州衛

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李文忠遣使來言。官軍守洮州。餽運甚艱。勞民不便。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旣斥。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

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章咱之地。只於其地塞之。瘦瘠子。不論遁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乙酉。以萊州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夏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以高麗遣人致書貢物來奏。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自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謀之萌也。且高麗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

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上以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是則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旣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

六月甲戌。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

婦來奏。

上勅敬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丙辰御史大夫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上以勅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踈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

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已有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音亮等用師不祥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尤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之

八月辛巳著內外官致仕還鄉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右如

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九月甲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擒三副使。癭  
嗉子等班師。○甲辰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  
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秦  
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冬  
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  
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  
貲。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

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  
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  
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  
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  
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  
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  
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  
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  
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  
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

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丁亥。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還自四川。○命西安府官  
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爲  
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斲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  
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是月。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有疾。常在告。賜勅勞問。然頗耽酒色。荒於政事。  
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  
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勅以洗

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  
部之臣。不以時引見。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勅書切責  
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  
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  
是事。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  
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  
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  
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與相從之久。  
未忍督過。乃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  
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相視。還而噤不一語。  
事神治民。屢有厭怠。况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



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  
咨詢又曲爲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  
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  
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  
特賜爾勅書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  
卒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安南陳  
煒遣使來貢賜詔煒兄叔明致侵奪占城之責○詔求天  
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上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  
成必聚材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

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  
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  
困窮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  
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  
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  
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  
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  
宜授子中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事僞漢陳友諒兵  
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  
辟爲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燕都  
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

幾而廣已歸附子中隆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平章廖永忠釋而不錄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叅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子元也常懷鳩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父祖師友歌七章飲鴆而死

昭代典則卷之八

